

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已不足百人

记录下他们的名字和肖像，为史存证

第一排从左至右：孙富祥（已故）、管光镜（已故）、祝四故（已故）、刘庭玉（已故）、陈玉兰（已故）、马秀英（96岁）、濮业良（96岁）、马继武（96岁）、李素芬（已故）；

第二排从左至右：易翠兰（已故）、李素云（已故）、王义隆（95岁）、王长发（95岁）、薛玉娟（94岁）、吕金宝（已故）、陈广顺（已故）、谢桂英（94岁）、黄桂兰（94岁）；

第三排从左至右：岑洪祺（94岁）、顾秀兰（已故）、沈淑静（已故）、赵金华（已故）、陈桂香（93岁）、李高山（已故）、杨翠英（93岁）、黄刘氏（93岁）、王秀英（已故）；

第四排从左至右：陈文英（93岁）、周智林（93岁）、蔡丽华（92岁）、魏桂如（92岁）、易兰英（92岁）、张秀红（已故）、石秀英（92岁）、王福义（91岁）、李美兰（91岁）；

第五排从左至右：葛道荣（91岁）、马淑勤（已故）、马月华（91岁）、李长富（91岁）、林玉红（已故）、余昌祥（91岁）、张福智（已故）、金茂芝（90岁）、常志强（90岁）；

第六排从左至右：郑锦阳（90岁）、万秀英（90岁）、艾义英（90岁）、向远松（90岁）、朱惟平（90岁）、朱秀英（90岁）、沈桂英（已故）、贺孝和（89岁）、陈家华（89岁）；

第七排从左至右：夏淑琴（89岁）、杨静秋（89岁）、张惠霞（89岁）、周湘萍（89岁）、张兰英（已故）、蒋树珍（89岁）、仇秀英（已故）、徐德明（88岁）、刘贵祥（88岁）；

第八排从左至右：马承年（88岁）、王翠英（已故）、姚秀英（87岁）、王津（87岁）、熊淑兰（87岁）、刘素珍（87岁）、潘巧英（87岁）、郭秀兰（86岁）、祝再强（86岁）；

第九排从左至右：陈德寿（86岁）、王子华（86岁）、程福保（85岁）、伍秀英（85岁）、路洪才（85岁）、高如琴（84岁）、马庭禄（84岁）、余子清（已故）、袁桂龙（84岁）；

第十排从左至右：刘民生（84岁）、唐复龙（83岁）、刘兴铭（83岁）、王素明（83岁）、程文英（82岁）、马庭宝（82岁）、陶承义（82岁）、傅兆增（82岁）、阮定东（81岁）。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制造了南京大屠杀，30多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惨遭杀害，给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留下难以抚平的伤痛和苦难记忆。81年岁月流逝，截至2018年12月8日，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的幸存者已不足百人。我们记录下他们的名字和肖像，为史存证。

新华社记者韩瑜庆、李响、季春鹏摄影报道



以国家公祭筑牢共同记忆

今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上又新增了26人；今年，已有20位幸存者永远离开，他们没能见证第五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国家公祭。目前，登记在册的幸存者已不足百人……时光无情流逝，“哭墙”不断延长，幸存者不断离去……一增一减，这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关于那场悲剧从未消失的民族记忆。

悼念未尝间断，规格越来越高，共识不断凝聚。1994年，南京各界人士在12月13日首次公开集会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国之名，悼死抚伤。民物其意，国聚其力。这一天，从万里海疆到林海雪原，从偏僻山村到摩登都市，当五星红旗半降，《和平宣言》声起，人们在各个场合肃立默哀……家的期待与国的意志在此时交融，彰显出民族记忆的强大力量。

国家公祭并非为纪念而纪念，而是对未来的一种承诺，是对永久和平的共同期待。时钟回拨三天，12月10日，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正是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纳粹无视人的生命、严重侵犯和践踏

人权行为的深刻反思，其时刚刚诞生的联合国制定并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7亿多人口脱贫，为7.7亿人提供就业，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社保体系和基层民主选举体系。这个曾经饱受列强欺凌的国家，用几十年时间书写了最生动的人权实践。因此，中国的国家公祭日不仅是民族的纪念，更是向世界的呼吁：独立、生存、发展，每一项权利的实现都离不开和平稳定的环境，和平发展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

从记忆到共识，从共识到行动，公祭成为一种制度，一种行动，一种宣誓。今年，江苏省人大常委会会议批准《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首次以地方立法的形式规定了国家公祭及相关活动中市民的基本遵循，条例还对伤害民族情感的“精日”行为划定了“法律红线”。在加拿大多伦多，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碑在公祭日前揭幕，数千名各国人士在纪念碑前倡议：铭记历史，祈愿和平。公祭日当天，还将有来自全世界数十个海外华人华侨社团在居住地同步举行公祭活动。参与者不仅有华人华侨，还有众多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当地居民。从中国到世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被以各种形式纪念，因为他们代表的不仅是中国人无法遗忘的苦难，更

是全人类不应忘记的不幸。

一年一度的国家公祭，是沉痛缅怀的仪式，更是振聋发聩的警钟。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铭记那段悲痛的历史，抵制当今世界依然存在的民族仇恨、极端主义、种族主义、单边主义是全人类共同的职责。历史记忆需要时常擦拭，人类道义需要不断砥砺，民族精神需要时常检阅。第五个国家公祭日来临时，南京大屠杀惨案已发生81年。在这样的日子，我们尤需在悼念中汲取历史的启示，以史为镜面向未来，不断凝聚起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国家力量和人类共识。

这个世界上，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是高度关联的。从国家到公祭，从民族记忆到世界记忆遗产，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与和平发展的祈愿共同传递，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缺少的共同记忆。守护不能忘却的记忆，捍卫不容否认的真相，呵护和平发展的环境，世界范围内守望和平的力量不断壮大，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才能近切可期。（本报记者杨绍功、潘晔）

日本多地纪念南京大屠杀81周年，呼吁铭记历史

不为记住仇恨，而为和平友好的未来

新华社东京12月12日电（记者王可佳）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81周年，也是第五个国家公祭日。近日，为悼念大屠杀死难者并揭露侵华日军残忍罪行，日本有识之士于广岛、大阪、名古屋等地举办纪念活动，呼吁人们铭记历史、开创两国和平友好的未来。

受主办方邀请，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之女常小梅来到日本，通过讲述自己父亲的证言，向日本民众揭露侵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日军1937年12月攻占南京时，年仅9岁的常志强目睹父母和4个弟弟被日军残忍杀害，一家6口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顷刻剥夺。“当时，整个南京城惨遭日军血洗。大量无辜生命被屠杀，有多少家庭为死去的亲人流尽泪水。”

如今，90岁高龄的常志强已不能亲自来到日本介绍自己的经历。常小梅表示，对侵华日军暴行的控诉，不能因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老去或死亡而终结。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子女，自己有责任和义务代父亲向日本民众揭开历史真相。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也受主办方邀请，向日本民众介绍了西方记者、传教士、外交人员等所记录的南京大屠杀相关报道、影片、史料等，通过当年国际社会的视角揭露了侵华日军大规模屠杀手无寸铁民众及强奸妇女、掠夺财物等残酷行径。

很多前来参加活动的民众表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血

淋淋的亲身经历以及当时的影片、报道等如山铁证所揭露的残忍真相令人感到非常震撼。

前来参加大阪纪念活动的田中裕司告诉记者，自己大学专业和工作都与中国相关，在与中国民众交往、交流之中逐渐了解了一些历史真相，便渴望更深入地学习这段历史。他表示，幸存者的经历令人震撼，人们有必要将历史真相传递给下一代。

前来参加名古屋纪念活动的一名历史专业女大学生告诉记者，越是了解战争历史真相就越认识到和平可贵，她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这段历史，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去南京听取更多幸存者的证言。

随着亲历战争的一代人越来越少，战争逐渐被日本人淡忘。日本的教科书中对战争的描述以被害经历为主，加害经历不断被删除。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等纪念馆中，与加害历史相关的展品甚至被撤除。与此同时，右翼分子等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部分学者、政客歪曲历史的不和谐声音在日本仍不时出现。

系列纪念活动的主办方之一——民间团体“南京大屠杀60年大阪”干事榎山幸子告诉记者，在日本一直有人试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而亲历者的证言对于日本民众了解真相来说是最直观的形式。从上世纪90年代起，相关团体每年都邀请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到日本演讲，至今已持续20余年。随着幸存者年事已高，各团体也开始积极邀请幸存者子女或中国专家学者，继续向日本民众揭露这一真

相。

榎山幸子对现在在日本年轻人通过学校教育根本无法了解到南京大屠杀真相的现实感到忧虑。她表示，相关团体坚持举办这样的纪念活动，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特别是下一代了解真相。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应铭记这一历史。

纪念活动的另一主办方——民间团体“No More南京大屠杀之会”干事平山良平告诉记者，日军犯下的南京大屠杀罪行铁证如山，但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等一部分人却公然发表歪曲、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令人非常愤慨。日本应向德国学习，必须承认曾经的加害历史真相，充分反省并汲取教训，才能够向未来迈进。

从事反对日本纪念馆撤除战争加害历史展品运动的民间团体“思考大阪和平馆危机联络会”事务局长竹本升告诉记者，即使未亲自参与侵华战争，这些曾经的加害历史对对于现在的日本民众来说也绝非事不关己。

“日本人如果不了解曾经加害历史的真相，发动侵略战争的错误就可能重演。这就是我们呼吁大家了解历史、铭记历史的意义。”他说：“人们有责任在充分认识历史的基础上，与中国民众建立新的友好关系。”

常小梅表示，铭记历史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开创两国和平、友好的未来。“我们必须以史为鉴，珍视今日和平生活，远离战争恶魔。愿中日两国今后能够世代友好下去。”

新华社南京12月12日电（记者蒋芳、邱冰清）掌上公祭、徒步寻访遗址、“和平许愿墙”签名、12小时接力阅读……公祭日前夕，全国各地群众开展内容多样、感情真挚的线上线下悼念活动，缅怀同胞，祈愿和平。

“今日，请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吾辈当自强”……随着第五个国家公祭日临近，全国各地的人们纷纷点开国家公祭网，为遇难同胞点亮一支蜡烛、献上一束鲜花、敲响和平大钟，表达各自的缅怀与悼念之情。

早一个月前，南京的100组家庭集体种下500株紫金草花苗，共建和平花园。没能到现场参与植草的人则通过线上“播撒紫金草”，留下和平的种子。这项已经持续了5年的活动累计吸引了1.4亿名网友参与，和平的心愿借助互联网，传播至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日本等。

“不是控诉，没有悲情，他们用朴素的方式，证明人们从未忘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馆副馆长凌曦说。

还有一群国际友人，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南京安全区”。他们走过拉贝故居、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旧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当年的“战时生命线”，致敬国际人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平民的人道主义援助和义举。

连续几年参加徒步活动的美国摄影师克里斯·马吉告诉记者，他的祖父约翰·马吉曾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拍下的105分钟画面后来成为南京浩劫中仅存的动态影像。“来到这里，我百感交集。我敬佩并感恩他们在1937年那个寒冷冬天为难民们所做的一切。”

“无论哪种方式，表达的都是对遇难同胞的缅怀，对先辈付出的感恩，以及对和平生活的向往。”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说。

公祭日前夜，12月12日晚7时，12位各界代表及81名大学生在拉贝故居，分主题展开持续12小时13分钟的读书接力，诵读《魏特琳日记》《拉贝日记》、国家公祭鼎铭文等内容。从最黑暗到最光明，在阅读声中缅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迎来重生和希望的阳光。

侵华日军战时日记披露 南京大屠杀更多细节

新华社沈阳12月12日电（记者孙仁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在沈阳举办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上，专家和研究人员披露了此前发现的侵华日军森冈周治战时日记部分内容，这些内容佐证并进一步丰富了南京大屠杀的有关事实，从一个侵华日军的视角记录了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

辽宁省本溪市54岁的收藏爱好者毛伟此前收购到一本日记和三本相册，日记名为《日支时变日记》，作者名为森冈周治，身份是侵华日军第16师团第30旅团第38联队辎重特务一等待兵。日记记录时间是1937年8月25日到1939年8月7日。研究日军侵华历史已有20多年的毛伟发现，这段时间正是日军发起全面侵华战争后的关键阶段，日记和相册中有许多战争方面的重要记述。

毛伟带着这些资料向有关专家学者进行求证，经鉴定确认了日记和相册的真实性。在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辽宁社会科学院、渤海大学、吉林师范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日记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基本翻译完成。

“日军当年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我想努力把这份资料研究清楚，让中国、日本乃至全世界都进一步了解和记住这段历史。”毛伟说。研讨会上，翻译者吉林师范大学教师程文明介绍，这本日记共有198页，其中，记载战时情况的部分有107页，3万多字。日记连续记载了2年的时间里森冈周治所在部队参加的几十次战斗和战役，其中就包括攻打南京和南京大屠杀。

日记中记载了南京大屠杀前后森冈周治看到的情形：“南京城内自12日，便为遮天蔽日的黑烟笼罩，四处可见红得耀眼的火光。”“十三日日出时分始，自南京城方向向尧化门方面败逃的败军约15万人……晚上八时，离开尧化门径直向南京城进军。”“在尧化门有败军许多尸体，南京战的规模是多么的大，南京战是一场焦土战。”

12月15日的日记中记载：“在今天敌兵尸体遍地的战地，内地（日本）一样的和平也降临到了这里。”

“这些记录从一个普通日军士兵的视角陈述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他们在屠杀后竟然感受到‘和平’，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日军在战争动员过程中对士兵的洗脑非常彻底。”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洁说。1938年1月29日，森冈周治去南京玄武湖游玩后在日记中记录说，沿途看到许多中国士兵的尸体，感觉“难以入目”。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王建学认为，这本日记以一个入侵者的角度观察和记录了南京大屠杀前后的一系列事实，为研究和还原那段历史具有重要价值。“这本日记和《东史郎日记》中的许多记录可以相互印证，是日军侵华的新罪证。”

《森冈周治日记》研究课题组成员、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安平博士表示，日记中涉及一些日本的人名、地名和部队等相关情况仅靠中方学者研究还存在一些障碍，下一步他们希望和日本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共同利用好这份史料，使更多人了解、铭记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昭示人们维护和平、开创未来。

从家国情怀到世界记忆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呈现 跨学科跨国界新趋势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蒋芳、邱冰清）外国人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认知情况调查、日本731部队军医博士论文研究、台湾地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性别视角下的“慰安妇”问题……国家公祭日前夕，多场南京大屠杀史学相关研讨会在南京举行，跨学科、跨国界成为关键词。

以2015年10月《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为标志，这段历史成为世界记忆的一部分。近年来，南京大屠杀史学研究注重“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2018年，《共同见证：1937南京大屠杀史实展》赴白俄罗斯、捷克等国展出，通过当年身处南京的欧美人士的日记、书信、文件和影像等，展现如山铁证。201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馆设立紫金草国际学校，迄今已吸引了14批次、30多个国家的400多名外国学生参加研修。

“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等跨界融合，开展国际合作已成为趋势。”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说。

近日在南京举行的“历史·和平·发展——多元视域下的日本侵华与南京大屠杀研究”学术研讨会上，80多位专家提交了一批最新研究成果：日本滋贺医科大学名誉教授西山胜夫从日本军医的博士论文研究入手，发现日本医学医疗界对侵华战争尤其是731部队的战争辅助、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研究所郭冠佑通过对多位逃难至台湾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采访，证明应激创伤对个体影响的相似性与长期性；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跨文化宗教研究系研究员何铭生，则将辛德贝格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为中国平民建立避难所的义举，与丹麦抵抗德国占领运动的领导人进行比较研究。

“我们每年将拿出约30个课题，吸纳更多学科和国家的学者参与。”张建军说，为进一步扩大国际社会认知度和传播范围，纪念馆正在构建学术资源平台，建成后将免费开放，届时珍贵馆藏史料将为各国研究者提供服务。

掌上公祭、徒步寻访、接力阅读

线上线下祭同胞